

我
爱
你

I LOVE YOU WO AINI

就像老鼠爱大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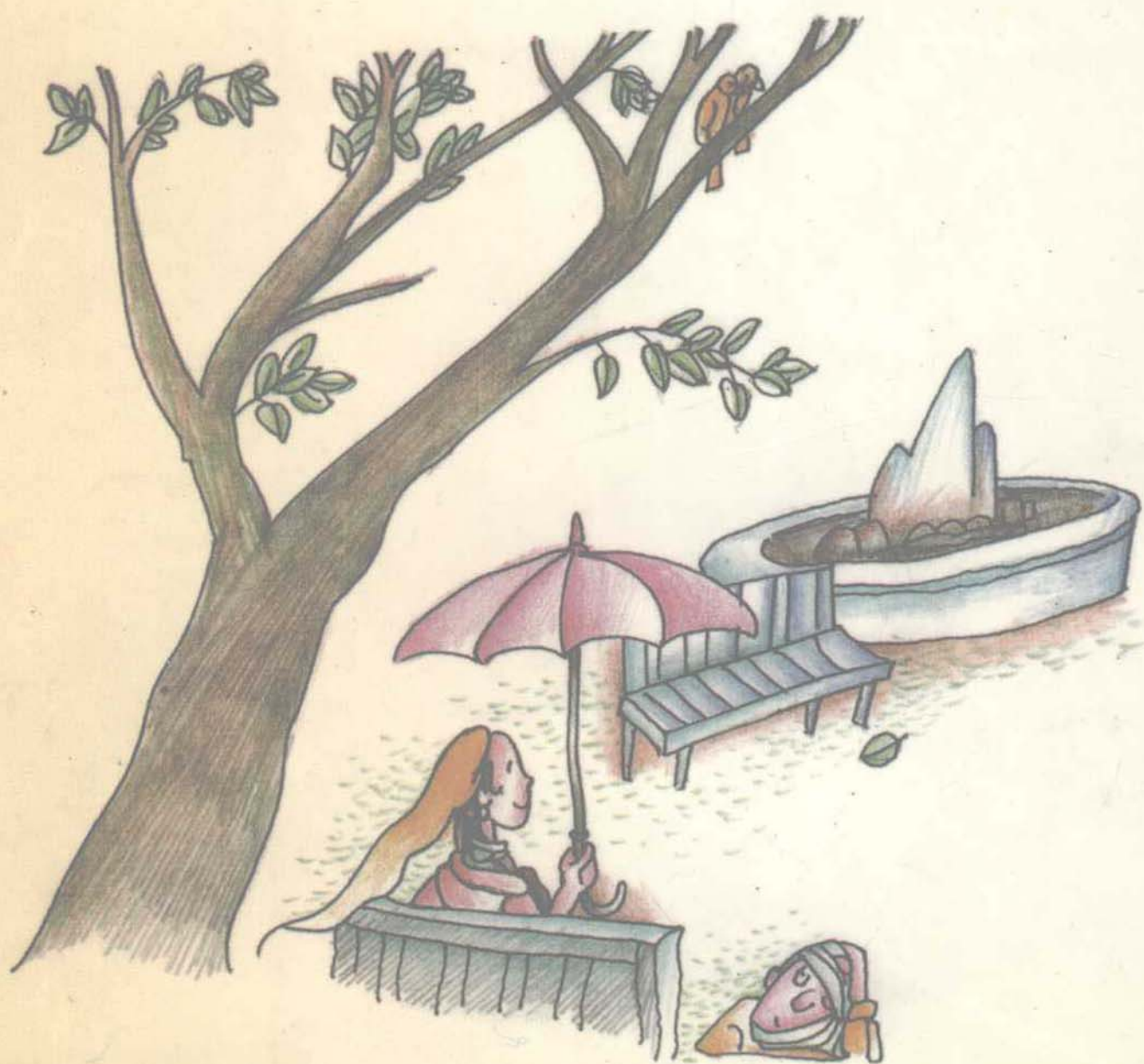
康燕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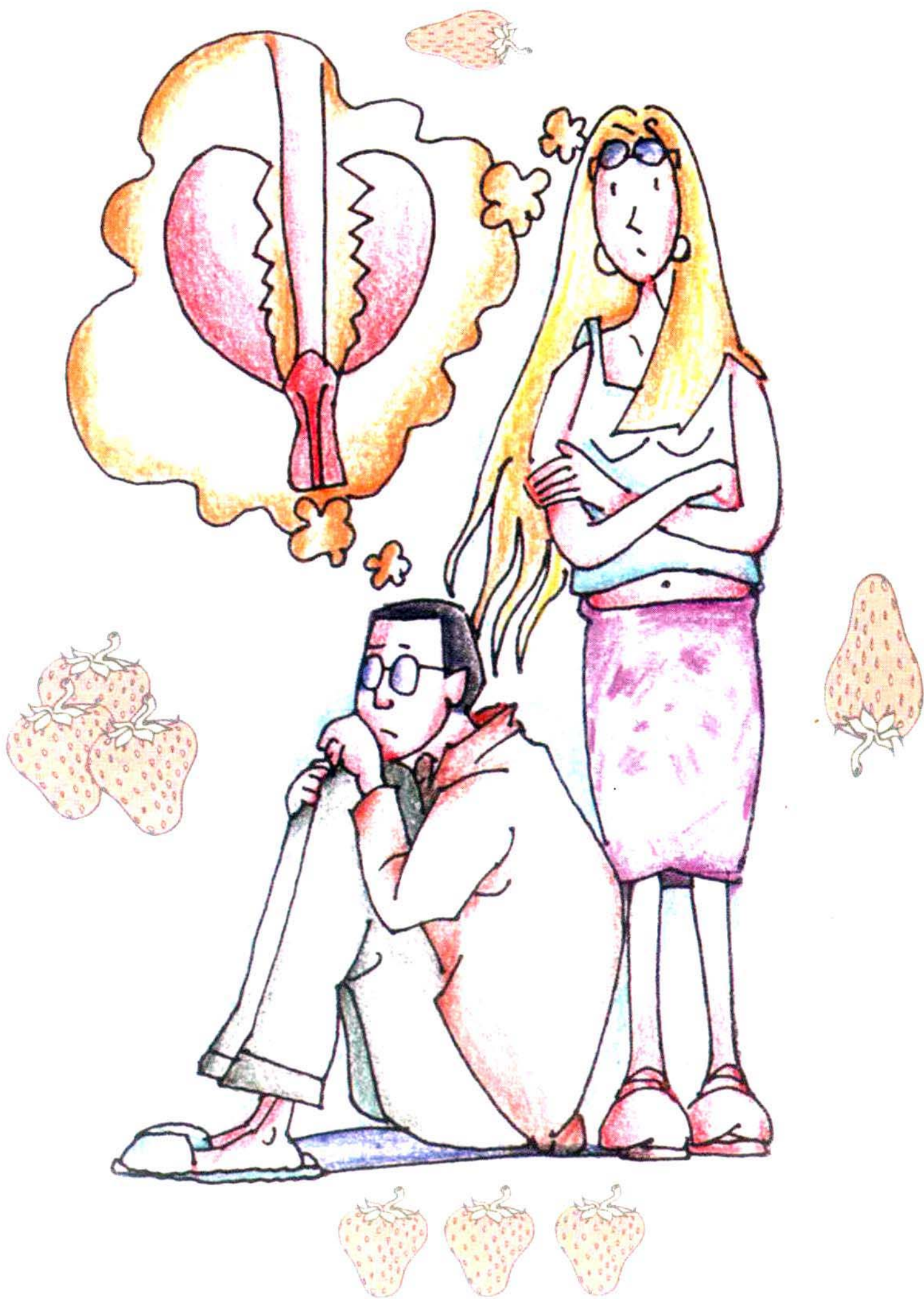
敦煌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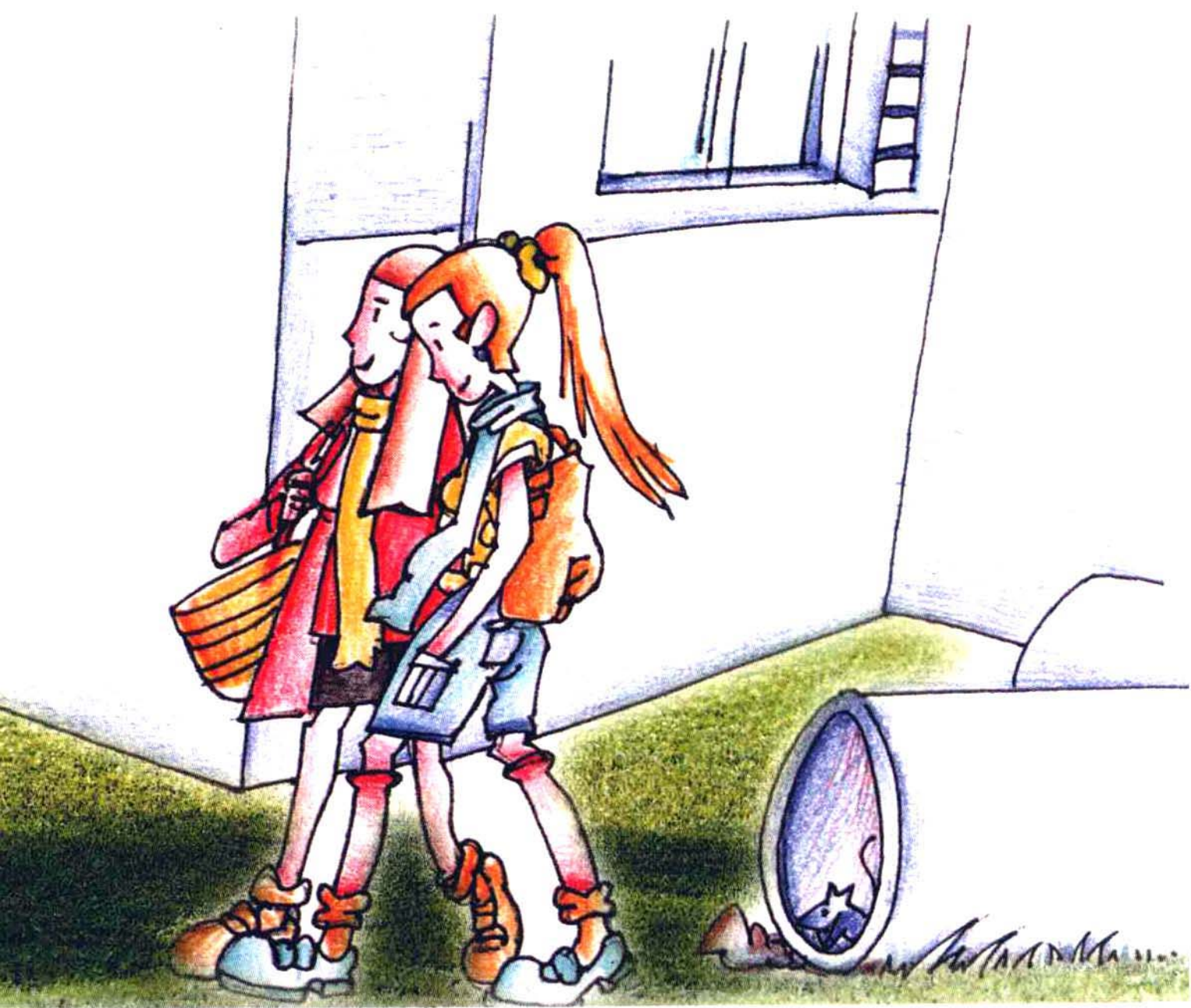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个故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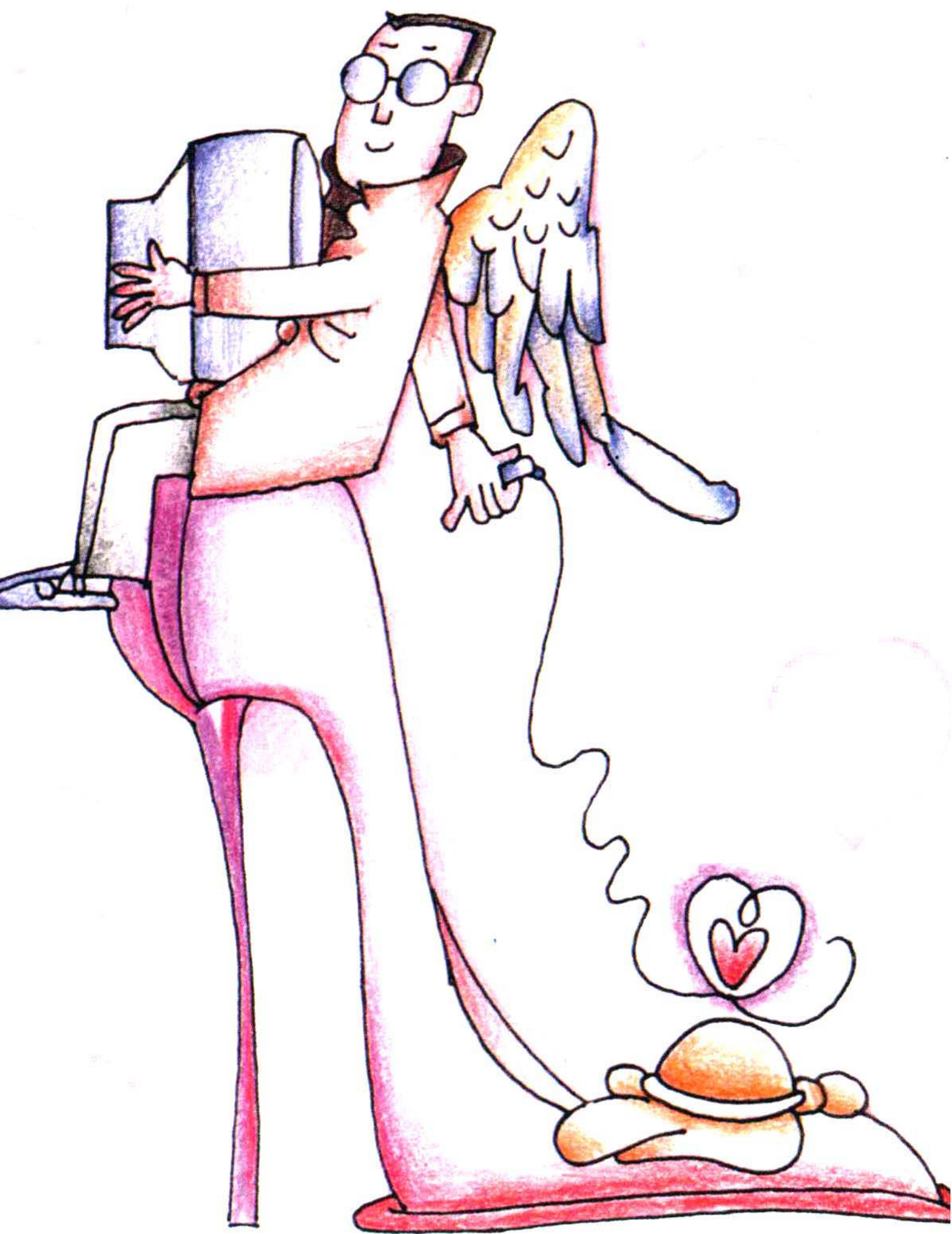
米丽、工作和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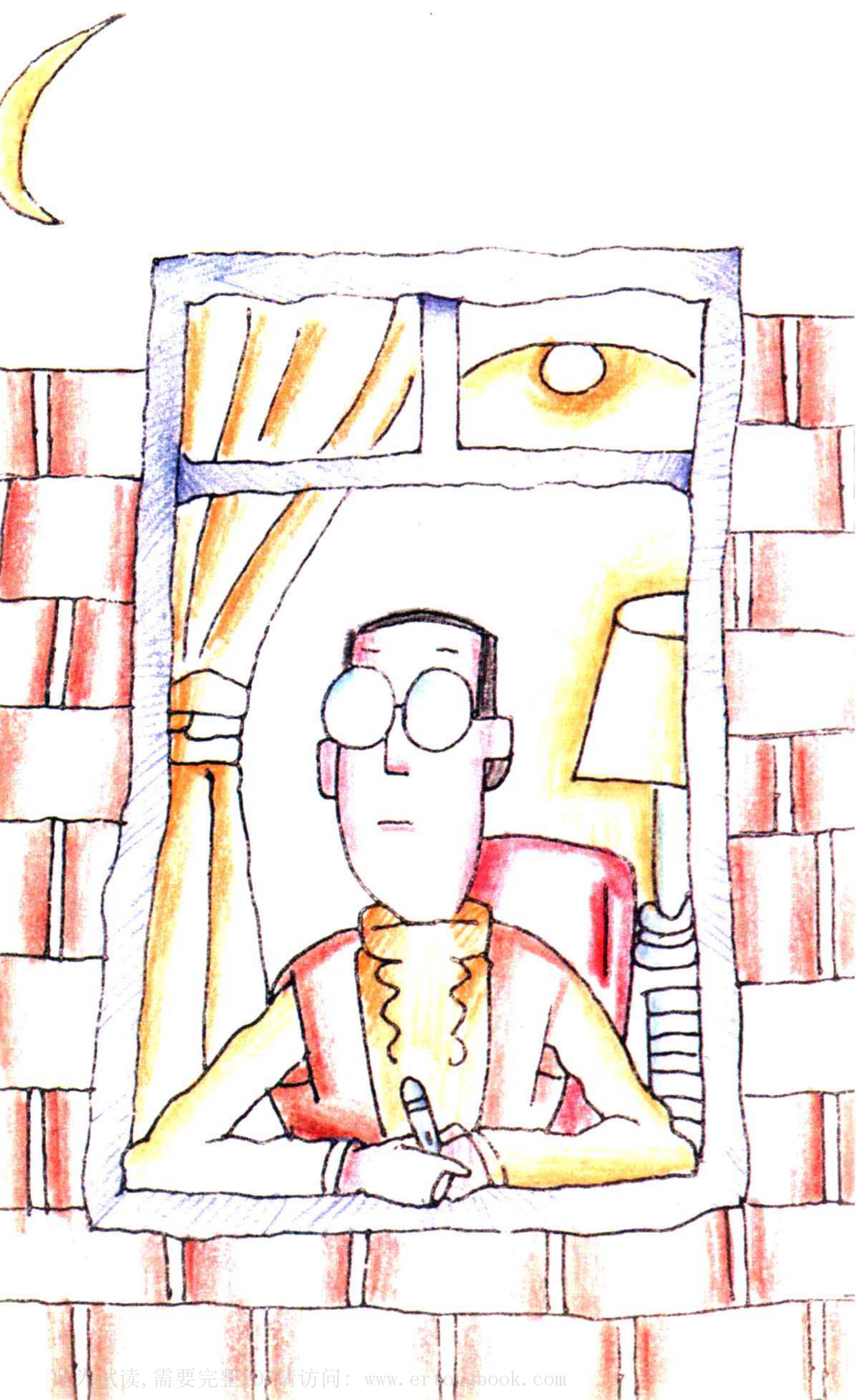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找工作的故事……

















我
爱
你
就
像
老
鼠
爱
大
米

我叫米丽，她自我介绍着，这位是我的同学金喜曼。

我说，你是什么地方的人，说话好像有口音。

金喜曼让我猜。

我说，你是四川的？不像，东北的？也不是，上海人？……

好了，别猜了，她是韩国人，米丽说。

哦，真傻，韩国人不都叫什么金什么的嘛。

弱智呀我。

她开了她的屋





门。

你是租这里的吗？你怎么这么长的时间不露面，我压抑着自己心里的喜悦。

啊，米丽米丽，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

我心里想着，你真是送上门来了。

我满世界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在这里。

什么叫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阴呢。

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，快速地把自己这一个月来写的垃圾稿子塞到床的下面。然后整理自己的屋子，非常神速地整理着自己的屋子。

等我出了自己的屋子到她的门口时，我忽然发现她的门上了锁，她俩走了。

搞什么搞，有没有礼貌啊，出门也不说一声，让人家忙活了半天。

本来，我还想和她开个会来着。

这电话，这冰箱，这电怎么分配，这水怎么用？

后来，金喜曼来过一次，我问她你是住这里的？

她说是。



她呆了总共不到二十分钟，像是拿了什么东西就走了。

还没有容我问问米丽去什么地方了。

或许米丽不住这里，那天，她陪她来而已。

我至今不知道那天是谁看见了我的裸体。

反正金喜曼没有穿在卫生间的那个吊带。

现在也入秋了，也不会有人再穿吊带背心了。

日子就这样地过着。我想，或许生活就是这样，你光有激情是不行的。

我渐渐忘记了我的“邻居”，米丽或者什么金喜曼。

我的创作进入了低谷，我一时很难超越自己，我不知道写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燃起读者的欲望。况且，这个社会作家那么多。

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作品，并且能够让我一炮走红并且脱颖而出并且并且……

我假设了许多。

我发现自己难以生存了，光靠骗是不能生存的，我要找工作，我要一个工作，暂时维持自己的生命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没有了生命，我



还有什么资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
从一份报纸上，我搜寻到了适合我的一份工作。

说是适合，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。

但是，也许这个工作就使我牺牲了。

满怀着牺牲前的悲壮，我要大吃一顿，反正，这样吃饱了，我也不用还胖老板餐厅的钱了。我可是从他那里定了一个月的饭菜啊。

说是饭菜其实也就是两样，辣子鸡丁、酸菜粉丝，主食要么是米饭，要么是馒头。

我也想着不能太不像话了呀。

反正是白吃的。

既然是白吃但我的人不能白痴，我还是有良知的。

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胖老板还是应该感谢我的。

我在去餐馆的路上，在经过小区的那家书店的时候，我顺便进去了，也许我以后就没有机会进书店了。我不知道从一本什么样的书里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。



他说,爱情发展到同居之后,便使被爱者获得心甘情愿,遭受爱着自己凌辱自己的权利。

我一路上默默背诵着这句话,或许将来到地狱的时候,我用得着去教育别人,用这句话。

到了餐厅,那个胖老板很殷勤,为我又是上茶又是上烟的。

我从来不吸烟,喝口茶还可以。

我怀揣着一个信念,反正是最后一次来吃,你以后也不好找我了。

我的心里也底气十足起来。

我想,每当我处于危险的拮据时刻,我总会想方设法去弄钱,这次当然是拿自己的生命做代价的,我不会偷,不会抢,只得拿自己做代价。

吃饭的过程中,胖老板按惯例讲他的荤笑话。

有个日本男生去韩国的一个大学留学,他和一个韩国女孩相爱了,两个人做爱的时候,这个韩国女孩很兴奋,嘴里不停地喊“卡希呦西多”、“卡希呦西多”。

日本男生以为女孩说他很厉害就更加来劲儿了,次日,日本学生和一个韩国男生打高尔夫



球,韩国男生球打的很好很准,日本男孩夸奖着“卡希呦西多”,“卡希呦西多”,韩国男生申辩着:“我没有进错洞啊?”

那个胖老板自己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

因为大笑的原因,他的呼吸也仿佛窒息了一般。

我断断续续地听完后说他,这有什么可笑的。

他说了一声,什么老兄,这有什么可笑的,他继续笑了起来。

笑的那种声音如同忽然间撒气的汽车轮胎,连口气也不喘一下,气嘻……

(我就不笑,我憋死你。)

吃饱了,趁胖老板上厕所的工夫,我溜走了。

门口,小翠看见我,她说,老板催了好几次要你还账呢。

我看了她一眼,她说,你小心点儿,他很黑的,他不应该是你的朋友。

我没有反应,我赶紧走了。



我想，小翠是放我走的，不然她叫胖猪来，我是脱不掉身的。

感谢小翠。

希望将来我能帮你什么。

我随后去了东直门的出版社。

正好编辑出门，我就上了他的车。

车上，我问他，《军营里的天使》的事情怎么样了。

就是上次出版以后，有没有再版的情况，我是抽版税的，每次再版我都要收取版税的，当时按6%谈的。

编辑说可惜情景不好，部队的书卖不动，第一版的书我们出版社是赔了钱的。

你就别指望着什么以后再版了。

是啊，没戏了。我还梦想着多再版几回呢，我好有钱花。

他说，你看看这份说明，我认为你是个人才，你看看能不能写。

这是一份创作合同，我从他的车兜里拿了出来。

车开起来，外面的秋风吹起。

在编辑的车里，我去看那个模拟的合同，合



同忽然被一阵风从我手里揪走并被刮出车窗，我张口去看编辑，编辑关上了电动车窗。

他的车窗前有一瓶矿泉水，我跑了一天也累了，我不客气地打开就喝。

他一个刹车，我正喝水，我被呛了，我扭头把嘴里剩余的水向外喷，谁知道车窗已经关上了，我的水都喷到了车窗上，我慢慢扭正头，然后斜着眼睛看了看编辑，编辑正看着我，他说，你在什么地方下，小舒？

听他这么叫我觉得很舒服。

我看见外面的地铁就说，这里吧。

说着我就下了车。

这里是东四十条站。

编辑好像在车里说，这里不让下车。

我已经很尴尬了，我也顾不上这么许多了。

我拉开车门下了车，站在路边回过身时，看见一个警察把编辑的车拦住了，警察在给编辑的交通牡丹卡输入处罚的项目。

编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像个美国人一样摊开双手，他老远见我看着他，便怒眼暴突。

我吓了一个激灵，赶快下了地铁。



我仍旧穿着我那一身绿的着装，那个编辑刚见我的时候说我像个越南人，我说这是艺术家，说准确一点像个油画大师什么的还比较符合。

但是我到地铁的下层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靠拉大提琴乞讨的人也穿着我这身衣服，我真的很扫兴，这叫什么嘛，为什么他也穿我这样的衣服呢。

他能和我比吗？讨厌的瞎子。

（我总是以品位自居，这叫品的什么味呀。没意思。）

到了地铁售票的地方，我才想起来，自己只有一块钱了，坐地铁要三块呢。

我想了一下，看了看平台边的那个瞎子，有了。

他戴着一副墨镜。

路过的人不时有人看他两眼，但没有人向他面前的盒子放钱。

他仍旧孤独地拉着自己的大提琴。

他怎么会有大提琴呢？

难道是个下岗的艺术家。

艺术家下岗了。



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动感情的人，我极易被别人煽情的。

为了奢侈地坐次地铁，你看我是如何不择手段的，连乞丐我也是不会放过的。

我蹲在拉提琴的乞丐身边，他拉的是歌剧《白毛女》的音乐。

音乐进行到大年三十的那晚，很凄凉。

我起了身，摆了几个女人的姿势，像是梳理辫子的样子，我在瞎子的钱罐前开始了表演。

有两个女孩看我的表演后还真放进去了五元钱。

我高兴了。我可以为艺术而献身。这是我的表演才华得到充分承认的象征。

不一会儿，路过的人都在向我面前的钱罐放钱。

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个急疯了的艺术家。我长得就像个艺术家。

大提琴拉着，人家的闺女有花戴，我爹钱少不能买……

这是艺术，劳苦人民的艺术，我施展着自己的伎俩。

这是我和瞎子的艺术。